

实力派网络作家 **清秋子** 的最新力作

年度最感人的纯美爱情小说

Naniantou de Aiqing

清秋子◎著

# 那年头的爱情

海南有个姑娘叫六麻

**我希望** 人间真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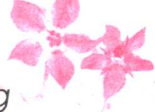
可以有这样一个乌托邦 能容我缓缓走入  
与他们分享晨昏间的苦乐

我写出的人物影响了我本人 **但愿也能影响若干喜爱憧憬的人**  
人活着 总还是需要优美故事的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实力派网络作家 清秋子 的最新力作

年度最感人的纯美爱情小说 Naniantou de Aiqing



清秋子◎著

# 那年头的爱情

海南有个姑娘叫六斤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年头的爱情:海南有个姑娘叫六莲 / 清秋子著.  
-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6.1  
ISBN 7-5396-2661-5

I. 那... II. 清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3620 号

那年头的爱情

清秋子 著

责任编辑:凌敏 秦雯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部

印 刷:合肥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6.75

字 数:180,000

印 数:6000

版 次: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2661-5

定 价:14.00 元

---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题

# 记

我希冀写一部不死的作品，能在世代代的人阅读兴趣里活着。我这梦，做了好久。记得当初拿起笔来做文字涂鸦的时候，还是青年。在大平原上的乡村土炕上，读过，写过。因此我的写作，应是有乡村的一部分血缘。乡村多的是苦涩，但也有“日之夕矣，羊牛下来”的温婉。不经历者，不会知道那亦是无限的画意。

然而那时的种子，并未发芽，或者说未能长成，直至过了知天命之年，才终于有了这本倾诉乡村至美的小说。我用的背景，是亚热带的乡村。与北方的苍然不同，椰子树下的人与物，总有电影《情人》中那种耀眼的亮色。这小说的灵感，或许就来自于一个画面：郁郁葱葱的树下，有风，有筛过的阳光，有一个纯净的亚热带女孩。为了这幅画，就应该有一个故事。

于是，果真就有了一篇这样的小说。小说里的人，是不可能真实存在的。但在我的感觉里，在写作的日子里，他们就渐渐都成了真的，呼吸着，喜怒哀乐着，在葱绿的山野里，向我伸出手来。我真心喜欢他们。我希望，人间真的可以有这样一个乌托邦，能容我缓缓走入，与他们分享晨昏间的苦乐。

沈从文先生说，其实作品能不死，当为其中人物对个人生命有所影响。我写出的人物影响了我本人，但愿也能影响若干喜爱憧憬的人。人活着，总还是需要优美故事的。

# 题

# 记





村子略带神秘的边缘处，蕉林中那所老宅子，与全国各处的民宅都不相同，整个布局是横向里呈扁长状，共有两进，每进七间大房。全宅坐落在一个三尺高的基座上，且又坐西朝东。不知这家的祖上造房时，采用这种朝向是何用意。由此地向东，走十六里路便是海，也许是想多拢些海风的鲜味进来也未可知。外人到村里来，都称奇。村里人看了这宅子许多年，倒也不以为奇了。

白若川来到公司设在这儿的养鳖场，就与这老宅做了邻居。一墙之隔，两下里鸡犬相闻。从这一天开始，山村里的这个夏秋，与老宅有关的若干人物，就发生了一些故事。

这白若川年纪尚不到四十，在海口的公司做了多年的助理，早些年跟老板一道打拼，吃了不少苦。后来日子好了，坐进空调写字楼里办公，早晚挨不着风雨，因此面相尚嫩，说是三十出头也混得过去。不知何故忽然一日就做得厌了，跟老板提了请求，要下乡来监管这小小的鳖场。老板与他相处数年，已



俨若兄弟，知道此君常会犯些古怪，便忍住笑，答应了，让他且去鳖场散淡一回。琐事还是让场里的主管小郭管着，不用他若川负什么责。但叮嘱他凡事多留意，莫叫那个鬼精灵的湖南人小郭在钱上做手脚。

白若川领了命，当下由公司派奔驰车送了过来。他戴一副无框钛金架眼镜，斯斯文文。到鳖场几日，除了与小郭私下聊了几回，跟其他人都不大言语。日头毒时，就躲在住处读书。这鳖场围墙的四角各有一幢值班岗楼，是夜间防贼用的，一丈见方，两丈多高，二层上四面皆有窗，以备瞭望。鳖场的湖南籍工人见这四个东西实在像日本兵的炮楼，索性就叫了“炮楼”。其中一座，临时清扫干净，给若川做了住处，正好闭门读书。那些书，都无甚正经书籍：野史、政治家传记、侦探小说，还有一两本流行的科普读物。偶或，薄暮时吃罢夜饭，暑气不那么烈了，他才踱出鳖场院门，在山野间左趟右趟，逍遥好一阵儿。说来也是，在蕉叶错落、鸡豕当道的乡间，有这样一个衣冠整齐的人物游来逛去，在那村中也应是罕见的奇景了。连他自己也觉得，这样的生活很奇异，飘飘忽忽的。

一般地说，知识人从商，大致能分化成两类。一类是精明型，眼快心狠，极易入道，抓住个机会蹿将上去，就大功告成。另一类则是糊涂型，老顾着良心尊严，负担极多，老一套思路怎么也甩不净，有许多事，不能抹下脸来做，因此也就总无长进。白若川属后一类。不能说他不聪明，上下左右复杂的关系他都能理得清，办事也干净，但就是骨子里还是有些浑噩。公司里几乎人人都在捞黑钱、吃回扣，若论这些，白若川应是比较



谁都有条件，但他就是死不肯做。人劝他：“那么愚忠有什么用，老板还能跟你平分天下吗？”若川充耳不闻，只说任何事都有报应，不落在自己身上也会落在儿孙身上，仍是不肯揩公司的油。职员们便不把他视为同道。老板知道这一点，则对他信任有加。但若川毕竟从文人脱胎而来，一天不摸那些杂书，就怅然若失。老板对他这无用之癖又甚为不满，以为他还不够尽全力，用话敲打过几回，见他不省，也就罢了。





这一日，又是吃罢夜饭，白若川朝一同吃饭的工人撒了一圈儿烟，又听他们聊了会儿附近镇上的发廊妹，颇觉无趣，就独自出来。夏日里天黑得稍晚，此时正是漫天火烧云，红得像炭火。远处秀娘山的轮廓美若躺伏的处子。若川慨叹着乡间景色的清新，信步就出了门，向左一拐，蓦地看见——晚霞中有一座被映得通红的老宅子。

这地方是亚热带，纬度低，黄昏没有北方那么漫长，只是一晃眼就过去了。但因为空气湿度大，天上的残光就格外繁复。老宅子在奇幻的暮光里，像个横卧的巨兽。陈年砖瓦上的青苔与鸟痕，犹如大象身上的皱皮，收进了满世界的沧桑。更叫若川吃了一惊的是，在后廊的围栏上，正坐着个白衣白裤的小女子，双手抱膝，在听半导体收音机。那姑娘大约十六七岁，皮肤较白。在当地，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属于这种肤色，天然白皙，在烈日下劳作也不大见黑。若川觉得，在老屋的背景下，这女孩就是一株滴水的白莲，清爽得难以形容。



姑娘光着脚，用脚一下下晃荡着打拍子。收音机里在放一支女声的“滴答滴，滴答滴”的歌子，是流行歌曲。那情景甚是悠闲。廊上忽地又蹿出一只白毛小犬，跳上栏杆，远远地朝若川吠。

白若川走上前去，那女孩分明看清了他，嘴上却未停地跟着广播在哼，只在眼神里笑着打了个招呼。一曲歌罢，她先张口道：“阿叔，吃过饭了？”若川点点头，走到离她三尺来远的地方，蹲下，摸出烟来抽。白毛犬见主人与若川友善，便跑过来，也蹲下。

女孩见这情形，扑哧笑了，说：“你这样子，怎么跟我老爸一样？你难道也是做过田的？”若川也不禁一乐：“是吗？”女孩从廊上递了一张竹椅下来，若川接了，坐下。抬头望望，赞叹了一句：“你们家的宅子，真够大！祖上是有钱人吧？”女孩关了收音机，回头瞟一眼红光流溢的屋檐，说道：“我家哪盖得起这样的房子，是华侨的。一个老太公，全家都在印度尼西亚，不回来了。我们家算是给他们守祖宅。”若川明白了，点头道：“这倒是不错。”女孩忽然想起了什么，问他：“你是刚来的？是白助理？”“是啊，你怎知道？”姑娘开颜一笑：“村里人都知道了，白助理驾到，是老板把他的红人派来管鳖场了。小孩子还给你编了歌谣哩。”白若川眉毛一动，知道这小村静如潭水，他的到来，也算不大不小的一桩新闻，便很感兴趣，问：“歌谣是怎么讲的？”女孩说：“你听好啊——”说着，便念了出来：

白助理，助理白，

吃面包，喝牛奶，  
坐奔驰，爆轮胎，  
一个跟斗栽下来。

听女孩念罢，白若川开怀大笑，差一点咳起来，连说：“编得好，编得好！不过，有些冤枉了我。我跟工人天天吃地瓜饭，吃得嘴里淡出鸟来，哪来的什么面包牛奶？”

女孩扁扁嘴，起意要跟他争执：“在城里不是这样吃早饭的吗？”若川噓口气说：“你是把城里想得太好了。我这打工族啊，早上睁眼就要拼死去赶工，跟你们一样，吃点白粥、莲蓉包填肚子罢了。”女孩眉头一拧，提高了声调说：“还说城里不好？我们乡下里，哪里能天天吃莲蓉包？”若川听了心里一慌，方才意识到，自己是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。

他打量了一下小姑娘，见她一点没化妆，但面色鲜艳，眼睛像含了水，嘴唇尤其红，是鲜花盛放的那种样子。他想不到乡里还有这样灵秀的女孩，一时想起自家的小女儿，长大了会不会也这样。少顷，他问她：“你叫什么？”女孩说：“叫六莲。”白若川就有些吃惊：“哦？怎么，家里有六个孩子？”女孩笑了：“哪有六个？你要让我们都饿死破？就叫六莲嘛，是六月里生。家里就我一个孩子。”若川点头，调侃一句：“那是个宝贝独生女喽。”女孩听了，忽然低下头去，把笑容敛了，含含混混地说：“反正就我一个。”

说话之间，天已暗去。天上的色彩消失尽了，夜空呈现出宝蓝色，有几颗星子银钉似的亮着。这亚热带地区的夜晚，天



空从来就不是黑的，而是深蓝深蓝的，看那种颜色就仿佛是梦幻。白若川此刻不觉也恍然如在梦寐中。

这时，正中的堂屋里响起了木屐声，有人步履滞重地踱出来。六莲头一扬，向里面喊了声“阿爸”。一条汉子应声，从屋内来到后廊上，手中正捧着竹筒水烟呼噜噜在吸。汉子看见若川，似大感意外，竟然停住了脚步。若川知道这是六莲的爸爸，连忙起身，在廊下向他招呼道：“老伯！”汉子点点头，嘴离开烟枪，回了一声：“是鳖场的吗？”六莲抢着说：“是白助理。”汉子便道：“哦，是来长住还是短住？”若川说：“长住。一年半年的，没一定。”汉子细细打量了一下若川，说道：“嗯，看样子还是个忠臣，不过自古忠就是奸，奸就是忠，啥人能辨得出？你也莫怪我说得不够客气，你们早该来个得力的人，不然这鳖场……嘿，不好说。”若川听老伯话中有音，忙问：“怎么办呢？”汉子在一张竹椅上坐下，摇头道：“鳖场，还有你们公司，都是小小天下。天下事不过就是那些东西，你自己看吧。”说罢不再做声。若川又问贵姓，老伯淡淡答了两个字：“姓吴。”一时间三人竟无话。静默的空气中，山野草丛里的虫鸣已势如潮水，一脉一脉的，自远而近。水烟枪在暗夜里忽闪不止，照亮汉子苍老的脸。

白若川一时感到无趣，便向汉子与六莲作别。六莲机灵地从围栏上蹿腿下来，在廊上探身问：“认得路吗？”若川说：“没事，认得。”说着他便转身朝来路上走去。走了才十几步，黑暗中听得六莲又在叫“白助理”，同时还有白毛小犬的急吠。他停下来，听到六莲高声说：“我阿爸让你改天来坐。你一定要来呀！”“好，我来！”若川也高声应着，一边回头又走。出去了十

几步，一抬眼，看见鳌场高墙内灯火辉煌，而另一面，则是一所偌大的古宅浸没在黑夜里，只有两个房间里有耿耿灯光，像老兽不倦的眼。他忽然觉得，这古宅里的父女两人，竟像以前从书中读到的异人，钟灵毓秀，居在山中，素朴中有一种城里人所没有的禀赋。若川想，山村中看来确有不同凡响的人与事，以前真是想都没想过。他又看看老宅，舒了口气，挺挺身进了鳌场。

大门旁的小楼里，几个湖南工人正在打扑克，大呼小叫的。听到铁门碰响，楼内小郭探头吼了一声：“是哪个？”若川答道：“我，老白。”小郭便邀他加入。若川说声“不了”，小郭便玩笑说：“助理，又去守斋了！”若川也不理，径直朝自己的“炮楼”走去。进了炮楼门，从一架粗陋的木梯上磕磕绊绊地爬上二楼，靠在窗口，恰巧能看见老宅的影子，就掩在芭蕉丛中。但是，看不清后廊上还有没有人。那老人，那姑娘，就在这短短的黄昏里，忽然闯入了他的生活。也许应该说是反过来，是他闯进了人家的生活。

此时的若川，却完全想不到，他的到来，会给这父女俩带来何等的变化。如果他能料到后来的事，也许，在这个黄昏里，他绝不会贸然地走进这老宅。



白若川来到鳖场第二天,小郭就指派了两个工人,弄了些红砖、水泥,在墙角造了个茅厕。若川看见他们在忙,心里会意,知道这是小郭在讨好他。小郭的脑筋着实通透,这个马屁拍得教人舒服。一般城里人下乡,发怵的不是饭食粗鄙、缺少娱乐,而是卫生的问题。原来,白若川未到之前,这鳖场是没有茅坑的,工人们内急了就跑到院墙外的林子里,漫山遍野地找地方解决。山里草密人稀,隐蔽性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,但有时也会撞上人,特别是远远地来个大姑娘的话,就不免尴尬。头一天刚到,白若川学工人的样子去上了趟厕所,那感觉很恐怖:屁股老被毛扎扎的草叶刺着不说,还有蚂蚁粘上去痒痒地爬。尤其眼睛还要八面留神,有如特工。这当然是个问题。新厕所的水泥干了之后,就启用了,自然是皆大欢喜。虽然没有顶棚,挡墙又只有三尺来高,仅能做到蹲下来不露羞处,但终究是个文明的设施。后来,小郭在饭桌上不经意地把这事提了提,若川明白他这是在表功,点了点头,表示知道了,但却没说

什么。

当月里公司发给工人的工资,是白若川这次顺便带来的,比应发工资的日期提早了五天。小郭喜出望外,造好工资表,就发了下去。发饷的日子,永远是劳动者的节日,这天夜饭加了菜,炒了十个鸭蛋,葱花一爆,香出去两丈多远。工人们一改往日的麻木,吃饭时戏谑不止。最活跃的要算老金。老金本不姓金,因为头发天生就打卷,大家叫他绰号“金毛狮王”,简略之后就称“老金”。老金说:“白助理,你是大善人,你来了好运气也就来了。我出外打工十多年,从没有提前发工资的,老板总要把那钱捂得快生崽了,才发下来。”若川一笑,说:“你们辛苦,我是知道的。”老金又说:“晚上我们几哥子去白坡镇玩,你也去吧?快乐快乐。”若川便问:“镇上有什么好玩的?”“有啊,就去‘夜巴黎’!”听到这样堂皇的名字,白若川不禁一怔。这时小郭插进来说:“瞎闹,白助理怎会去那种地方?”接着他又跟若川解释道,“一个破烂发廊。”老金却在边上做个怪相:“可那里面,有个阿娇好啊。白助理不知道,嫩的啦,鲜鱼嘴似的!”众人便发了声,一道起哄。白若川放下筷子,笑笑说:“你们去,我已是不济了。”小郭见白若川并未见怪,也就释然了,便掉头去跟老金开玩笑:“小子,你急的甚,偷吃鳖了?一分钟都等不得?”老金就反讥道:“你不急,昨晚又去了哪里做了一夜功课?今天再去,怕是你那小乌龟抬不起头来。”

饭桌上的荤话你来我往,越发的不堪,电灯仿佛也比往日亮了许多。嘈杂中,白若川想到一件事,便凑近小郭问:“工人的工资够花吗?”小郭说:“够。一个月四百元,另外还有伙食补





贴费。伙食费当然是不够的，自己要贴上一点儿，再加上抽烟、找小姐，工资充其量花掉不到一半，余下的寄回去养家。不错了。”白若川看着眼前忙了一天的工人，蓬头垢面，情绪却都乐陶陶的。心想，这鳖场的日子单调到几乎仅仅是活着罢了，工人们却有心思寻开心，看来知足真的就是福啊。

晚上，众工人尽数去了镇上，鳖场里安静下来。围墙下，为防盗贼，装上了强光灯，此刻大放光明。即使有一两个毛贼敢翻墙过来，也必是无所遁形。白若川叮嘱了几句小郭一定要防范好，便回到炮楼，把鳖场当月的明细账拿出来看了一遍。账目还算清楚，不像老板担心的那样。几遍数字核下来，眼睛有些酸，若川打个哈欠，不由得困意袭上来，便拿了毛巾去井台冲凉。

若川虽是个知识人，但农村对他来说并非完全陌生。九岁到十三岁上，他父母厄运当头，全家被下放到农村三年。他也就读了三年农村的小学，跟那些泥猴似的农村小孩一道混过。那时节的小学，书是有一搭无一搭地念，农活倒没少干。所以，他这辈子，也算拿过镰摸过锄的，手脚并不笨。登上井台，他把水桶匡啷扔到井里，手抓桶绳用力一抖，那桶便翻倒沉入水中，再用力一提，霍一声满桶水就拎了上来。水挺凉，哗地从头淋下，顿时暑热全消。

洗罢澡，睡意却全都跑了个干净，若川把衣服搭在身上，步下井台。视野里，鳖场一个人也没有，他赤身露体地在湿漉漉的夜色里走，觉得农村真是个好自由到极点的地方。走到鳖池边，他套上短衣短裤，寻了个干爽地方，坐下来抽烟。眼前的天

地一派寥廓，夜色下的鳌场全不似白天那般丑陋，竟有一番浩然气象。鳌池里的水粼粼而动，灯光倒映其中，东天上一勾月牙儿横在空中，缺口朝上。他呆呆望了一阵儿，有些糊涂了：亚热带的月牙儿怎么会是这样？真的就是个船，弄不清是新月还是残月。

若川笑自己毕竟是个五谷不分的城里人，来海南都十年了，竟没注意过月牙儿是个什么样子，便在心里换算着现在农历该是几月初几。这时候，猛地看见甬道上有人，正拿着两尺长的大电筒一晃一晃走过来。近了，就看清了，是小郭。

小郭果然是没去镇上，老金的调侃看来是有些根据的。说话间小郭凑近来，挨着若川坐下，向若川索了一支烟，不大熟练地夹在手上，闷闷地抽着，看样子是有意要扯点闲话。若川便先开口，问他结婚了没有，小郭嘿嘿一笑说：“结婚？再结就是二婚了。别看我才三十出头，孩子已经有两个了。”顿了顿他又说，“地里刨不出食来，要养家糊口啊，不然谁能抛开老婆到这地方来？”白若川下来之前，已跟老板问清了鳌场的情况，知道小郭是以技术入股的，不领工资，鳌场的利润有他一份。若川估摸小郭虽然有可能手脚不太干净，但也不会有太多的虚报冒领，否则成本增加了，分红时他相应就会拿得少，左右都是一样。所以，他不想让小郭在他跟前过分小心，于是便说：“大家都是要吃饭的，我来是散心，不是钦差大臣，不会让弟兄们为难。”这样一说，小郭果然很高兴。

打从那日黄昏去过老宅之后，若川就存了心要找机会问小郭，看他知道那父女俩多少情形。想到这儿，当下就问：“邻